



自在言
陈煜

这几天被中国首款3A动作角色扮演游戏《黑神话·悟空》所吸引，虽然我不玩电子游戏，硬是在网络上东拼西凑地找了几小时片段，看着“天命人”过关斩将直面命运的挑战。《西游记》对于我有着太多的回忆，童年里米老鼠唐老鸭是缺席的，伴随成长的是四大名著，孙大圣花果山美猴王的形象，从连环画到动画片，从六小龄童的“俺老孙来也”，到蒋大为的“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”……这款游戏里前所未见的是筋斗云翻滚之处，金箍棒横扫之境，是高科技呈现的伟岸造像与恢弘建筑，取景于现存的中国古迹！当这款游戏冲上销量榜首之际，跟着登上热搜的是山西古建，游戏中约36处场景中有27处来自山西，山西古建筑文化旅游一夜爆火，我们这些建筑人也不免热血沸腾。

回想起在中国修读建筑学的经历，在长达五年的本科教育里，中国建筑史是必修课。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天朝，地域差异之大，建筑类型之多，构件名称之繁，虽然有全国统一的教科书，老师教得天昏地暗，学生学得头昏脑涨，炎热暑假里要到山乡僻壤展开古建测绘。这样的学术传统源自梁思成、林徽因等中国第一代建筑史家，当时建筑系学生对于这些前辈的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，人手一本梁思成的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，里面的分析图有不少是基于佛光寺测绘图，网上盛传的林徽因测绘照片正是在山西拍摄的。虽然大多数人毕业后将古建知识还给了老师，然而，佛光寺、应县木塔、悬空寺……这些古建经典至今不忘，能够欣赏古建是建筑人的骄傲。

我的博士研究关注口岸城市发展与外国人在华权问题，建筑类型的讨论并非重点，没想到多年后在国大建筑系开设《华侨建筑与聚落》的课程。新的一学期又开始了，整理教案更新课件，算了下今年已是第八次教授这门课，自己也吃了一惊。

天命人

华侨建筑研究需要开放包容的心态，欣慰有这些修习华英双语的年轻一代，或许他们也是天命之人，跨越有形无形的疆界，进入精彩纷呈的南洋建筑之境。



天福宫斗拱细节中的南洋果盘。(李韦健摄)

在以英文教学的国大建筑系，西方建筑历史与理论是必修课，当年开设这门选修课全凭一腔孤勇，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是中港台以外罕见的华族建筑史课程，且是以英文教授的。没有先例，没有教科书，凭着经验边学边教，摸爬滚打中逐步建立教学框架。

学习华侨建筑不只是为了辨识建筑特征，更重要的是了解族群与建筑的关系，建筑是文化的载体，华侨建筑是跨域文化交流的结果，这也是教学的难点。这门课是开放给建筑系硕士班的学生选修，来自不同项目的学生有着多元背景——有本地土生土长的，有本地出生外国长大的，有外国出生本地长大的，还有从中国初来乍

到的，甚至有非华族血统的。对于一些人而言，唐宋元明清、鸦片战争、口岸城市，甚至福建与广东的地理特征，都是需要科普的知识；而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，海峡殖民地、马来联邦、马来属邦，甚至甲必丹与天猛公，都是陌生的词汇。他们坐在同一教室里，是不同文化与教育体系塑造的个体，一起探索南洋语境下的华族建筑。

学习华侨建筑的有效途径之一是结合教学内容安排现场课。冠病疫情暴发前，一直是带领学生前往闽南侨乡考察；因疫情被迫中断后，在本地精选若干现场教学点，察觉是更为有效的学习方法，在熟视无睹的日常中看见华族建筑之美。

天福宫建筑群是每学期的第一个现场教学点，这是新加坡现存最大的、规格最高的华族古迹建筑，也是1973年公布的首批国家纪念物中华族建筑的典范。上周六带着学生去天福宫上课，站在福建会馆大楼下的通道，望着细雨中飞檐起翘的庙宇，以梁思成图解的三段论，从屋顶到屋身到屋脚，逐一介绍建筑的闽南传统特征，走近细看建筑结构与装饰，辨识斗拱垂花雀替等构件，抚摸英国的绿色铁花栏杆，低头看地面墙裙满铺的欧洲花砖，跨过龙门走进前殿解读石刻碑记，品味细节里的南洋风情，不知不觉中讲了两个小时……

华侨建筑研究需要开放包容的心态，欣慰有这些修习华英双语的年轻一代，或许他们也是天命之人，跨越有形无形的疆界，进入精彩纷呈的南洋建筑之境。